



作者简介 >> 张于荣，浙江温岭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个人诗集《入海》。第九届中国长诗奖获得者。

## 三月的胧月

叶海鸥/文

今年三月，窗台上的那盆“胧月”已绿影婆娑。这盆多肉，稀疏萧瑟了几年，却在今年春天活得如此张扬、烂漫，仿佛一夜间就要撑爆这阳春三月的景致。

记得这株多肉是母亲从小姨家带回的，也是三月。母亲说：“你爱捣鼓这些多肉，见你小姨家这株长势很旺，就给你剪了一截，说好养活。”只有母亲才会记得儿女们心中的点滴细碎。而今，这世间再也没有了这份暖心的“记得”。

我爱养多肉，一因多肉易养，适合懒人；二因多肉即使不开花，也能长成花的模样，且不凋谢。我还爱给每盆多肉标注“迁徙”时日 and 雅致的“芳名”。看到母亲带回的这株多肉，我习惯性掏出手机，用“形色”App一拍，几秒后美图生成，系统显示花名——胧月，下附一行小字：“人似朦胧月，颜如珠光镜。”哈，这株多肉貌不惊人，花语却极风雅，让我多了几分爱意。

刚来那年，在母亲照料下，原本只有一枝叶瓣的胧月在我们家阳台上那浅绿花盆里顺利舒展。从此，阳光、微风，还有母亲隔一两周浇灌的淘米水，滋养着它泼泼洒洒地生长。第二年春，它的叶片簇生成莲座状，像极了风车。那饱满的叶瓣绿嘟嘟的，似乎一碰就能碰出绿汁。我偶尔会去阳台看看，并没有特别“宠溺”它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已习惯了和周遭的人与物淡然相处，寂静欢喜。

“噢！这小东西还会开花，可惜花太小，花色灰，不好看也不香。”小花乍开，被母亲无意间发现。我闻声过去一瞧，还真开了。那花枝纤细、暗黄，枝条上零星绽放着一朵朵如米粒大小的花，色调灰粉，没有乡间田埂上的野花明艳。俯身轻嗅，没闻着一丝花香。可惜呵，辜负了“胧月”的这份雅致。虽然花开得寒碜，但枝条上那一连串细小的花蕾，让人不得不承认它在很认真很努力地开放。正所谓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胧月花小，也可笑春风。回眸间，看见母亲正在阳台上晾晒衣服。这毫不起眼的小花像极了母亲，一辈子做着种种琐事，却在努力绽放自己的芳华，与父亲一起撑起这个小家。

后来几年，不知怎的，那株胧月渐渐凋零了叶瓣，只剩色泽土黄的茎，光秃秃地盘曲在花盆上，像老者手上如蚯蚓般僵张的静脉，有点丑陋，甚至有点惊悚。只在茎的最顶端，还有三四瓣叶倔强地生长着，似乎在告诉主人：即使叶瓣零落，它也在积蓄力量，努力活出自己的模样。

那段时间，母亲如这胧月般憔悴、无力。我当时天真地认为，母亲许是早年过于劳累，透支了体力。所以，我默默地接过了母亲平日里所有的家务活。可是，“享清福”的母亲依然一天天地消瘦下去，如那盆胧月，渐渐地茎秆分明。

再后来，母亲住院了、手术了……阳台上很多多肉都在母亲病情恶化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枯萎了。而那盆胧月虽然只剩长长的茎在盘曲，但依然努力地释放绿意。有时站在窗前，木木地看向阳台，恍惚间似乎看到母亲提着水壶走在中间。我总会在这样的恍惚时刻喃喃轻唤一声“阿娘”，可一阵风过，眼前除了多肉狼藉，哪有母亲的影子。我知道，再也没有人会来帮我打理这些草木了，再也没有人会惦记我的小喜好了。人世间很多小美好，都随她而去了……

如今又是三月。走至阳台，蓦地发现那盆原本濒临枯萎的胧月竟绿影婆娑。只见它那粗壮难看的茎上重新长满了叶瓣，浅绿色的，饱胀着汁液，似乎这小小的浅绿花盆已承载不了它的盎然春意。看着眼前满是绿意的胧月，心下却没有一丝欣喜。人说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可没人告诉我，草木一秋后，依然可以在春回大地时蔓延生命、张扬芳华；而人生一世，走了就是永世不见。而且随着时光流逝，逝者在这世间的所有痕迹都会慢慢淡去，直至无踪。

自你走后，三月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。因为几年前的三月，你给我带来了这盆胧月；而今逢春，它又葱茏，但那个带它回来的人儿却再也不会回来。因为49年前的那个三月，你带我来到这世间，倾尽所有疼爱丰盈了我的生命；而如今，那个带我来到人间的人儿，却再也不能在人间相见。你说，今又三月，我怎能不想你？每日每夜都会想起去年三月你在异地医院里无望地挣扎，我的眼泪又来了，我的睡眠也被偷走了。即使恍惚入睡，可午夜时分，你那熟悉的身影总会向我走来……我总是哭着醒来……

三月，心绪难宁。我拒绝了三月春风的盛邀，百无聊赖地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阳台上的胧月绿意攀爬；抬头再望望窗外三月的天空，清明明媚。也许如好友所宽慰的：“天堂比人间值得。”



# 大奏鼓记

张于荣

①  
指挥家的手从空中落下  
大奏鼓敲响  
鼓点打开岛屿，船只和星辰  
妈祖给出的蔚蓝  
已化为变幻激越的舞影  
鼓面上的千里波涛  
鼓面上的海山风情  
鼓面上的石屋如神

②  
闽南风，车鼓亭的“特地故事”  
在时空中缓慢转身  
一个族群的迁徙史  
渔人，台阁，大奏鼓，渔船，海湾  
它始终位于中心  
无数事物途经它  
大奏鼓推高众声  
狂草的浪头，旋律开始发芽  
小园古藤，沽酒的鸡影长出羽毛  
礁石，草木和人群  
融入鼓声舞影  
一纸夕阳，劫持星星  
它悬空，仿佛回归三百年前

③  
海天魔术师的色彩  
涂抹饮海的人  
斜襟蓝衣和灯笼黄裤的暗合  
朝阳煮海，光芒细碎  
蓝色绸缎旋即成为一片海面的金黄  
鱼族王者  
被蓝海和舌尖描摹成五觉  
此刻正游在舞者全身和观者眼睛里

④  
鲸歌响起  
黑帽长出的羊角舞动  
用幻术负载使命  
移来一小块草原  
时间种出的花，模糊边界  
跳跃，旋转，从午夜到清晨  
他的思虑靠着石坎和乱书各自走失  
在里箸  
水门的吞吐小于绳盘  
用捕捞的魔术将帆篷推远，又扯回  
前世预设灵魂

⑤  
男扮女装  
用红圈白脸取悦山水  
替代跌宕  
银月亮给手脚和耳朵画图  
五环叮当作响  
拔高的措辞潜入舞影  
血性之岸和阴柔之雨  
都变成玩耍人的表情  
一条飞鱼在空中和水中翻飞  
鼓声分散中心，彼此拱手道别

⑥  
入场  
一条鲳鱼的轮廓  
如洋岛屿外掀起的春汛  
打胯扭腰，双箭翻浪  
小踏步  
被赤脚渔婆踩过的海滩  
里面有螺鸣

枝丫间的月华，让我心动不已  
露出欢喜之色  
我不希望沉默的春天在枝头  
演习离别。只愿一阵风  
或一场雨，抖落满地月光的碎片  
我唯愿它纯粹绽放  
褪去所有修饰，开成春天的情诗  
我一页一页品读

退场  
一条船的形状  
一潮好水，归航  
蓝色的摇晃，犹如坎坷人生  
比描摹更迷人的楔入  
渐入我梦境的岬角和收纳风浪的眼睛  
并穿过我的内心，抵达另一个激越

⑦  
指挥家的手从空中落下  
鼓点调动现场和洋面情绪  
喇叭入调  
合奏出海的轰鸣  
平鼓声中  
故事悄然开始  
转动大鼓  
海面渐渐开阔  
桅杆升起来  
体内泰养的风暴和孤单  
掀起血潮  
舟楫在大海中颠簸  
狂野狮子，晃动海天

⑧  
它是一条会思考的鱼  
居于庙宇和大海之间  
领舞者手持的木鱼  
竿头飞动开路，转位  
独特的鸣响和舞姿  
就像逐浪于峰谷的一群奇幻彩鱼  
又如在海面猎猎作响的桅头旗  
引领一支舰队转战渔场  
一条黄鱼的造化  
它的鳞光是一种声音  
敲鼓又敲木鱼的舞者  
与观者同庆  
于海滩，码头和舞台之上

⑨  
脸的铜金  
空中投下的光  
捶打铜心，钟声悠扬，在海面奔跑  
一条念经的旧鱼在咚声间被唤醒  
铜号又如一弯古月  
摘取耳朵里的啸声  
悬于庙宇廊道  
斋食的钟声响起  
与钹锣一道召唤热情  
从十门到半月绕八字的舞动  
百年紫藤挽着浪花一起歌唱  
铜钟是调和旋律的高手  
是照应  
是禅定的心

⑩  
指挥家的手从空中落下  
大海深处的回声重又叩响  
招魂的鼓  
小海滩回旋的渔歌  
盐是渔者风干的苦难  
被月光收留  
他在续写年华  
舞姿依然轻盈  
夕阳落浪祖先迁徙的泪  
敲击声腾挪岛屿  
胸腔里的马群，对月伤怀  
篝火体内奔出  
奔向大海深处和海山人的内心

叶子未至，为何  
在枝头揉碎月光，如冬日隐匿的闪电  
静悉成羽  
让我看见它的瓷白  
枝丫间的月华，让我心动不已  
露出欢喜之色

玉兰开了  
陈燕

李剑峰/文

《温岭日报》有个栏目叫“百村行”，每期刊登记者采访的一个村，几乎占据一个版面。这个栏目几乎由黄晓慧记者独家采写，成了他的专栏。“百村行”刊登将近250期时，《温岭百村行》一书公开出版了，让我在短时间内比较仔细地重读了一批“百村行”。书中写到的有些东西与我有过交集，触动了我的回忆，引发了我的感想。

首篇《名人辈出耀北山 三产发达“亿元村”》写的是太平街道的北山村，其中一节是《“北山人”彪炳史册》，简介了各个朝代一连串的名人，包括富豪、文人、官员等，如明朝的花山九老吟社社长林原禧、官至刑部右侍郎的林鸞，这让我很是惊讶。

三年前，我曾写过一篇有关温岭地名的短文。其中提到，我曾在北山、塔下和芝岙这三个村接壤的山窝生活和工作了十六年多。那时这里地处偏僻，属于纯粹的农村。尽管住得这么久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芝岙为什么叫芝岙，只是有过疑问：山上没有塔，怎么叫塔下呢？但也只是一闪而过，没有深究。现在知道了，“芝岙”是因为以前“吞入常产芝”，而“塔下”在明万历年间建有“天柱塔”，至清乾隆年间自毁，但村名留下了。

接来说北山村。北山脚下一条砂石路伸向县城，路的一边散落着低矮的小屋，一边是农田。我曾无数次骑着自行车来回县城，都经过北山村，从来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倒是因为自己身为国营工厂的工人，有着优越感。想不到北山村文化底蕴如此深厚，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

写城西街道的上林村篇时，半个标题是《“上林咸菜”成传说》。上林村离县城并不远，沿着公路翻过莞田岭，在到达吴岙岭之前，当时会看到广阔平坦的农田，田头则是一个个用石板构成的“仑”，这是有点奇特的景象。因为在一般的田头，这样的“仑”叫板坑，是储存粪便用来肥田的。而上林则是用来腌制和放置咸菜的，当地农民从种菜到腌制再到贩运售卖，形成了一条龙产业。“上林咸菜”是一个固定名词，更是一个品牌。如今这里成了繁华城市，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消失，更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。

在写城北街道南山阡村一篇中，有一句“隔壁南山村蔡姓人才颇多，出了……作家蔡庆生等人”，让我不禁回到从前。

那应该是1979年，改革开放之初，我不到20岁已在县城工厂上班。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，那个晚上我这个文学青年兴冲冲地赶到横湖小学，走进一间教室，听来自台州的作家蔡庆生讲课。

蔡庆生长得比较单薄、文气，说话也轻声细语的。通过介绍，我知道他还是温岭城北区人。那晚他讲述了自己参加抗美援朝的经历以及创作诗歌《告诉我，来自祖国的风》的过程。这是他的代表作、成名作，也是诗集名。他还讲述了回国后被派往水库工地体验生活，一段时间后向组织汇报写不出诗来，请求调离。但组织要求他继续蹲下去，并告诉他一定会有收获的。他说，果然，在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写出诗来了。

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蔡庆生，如今他已年近九旬。一年前，我还在报刊上读到过他写的文章。作为家乡的文学后辈，在此祝他健康长寿。

由诗人蔡庆生，我想到了另一位温岭籍诗人竹亦青。竹亦青本名张继顺，石塘镇杨柳坑人，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，被安排到四川工作。我也见过他一面，那是1980年或1981年，也是在横湖小学。当时县职工业余学校（夜校）设在这里，我是写作班里的学员，老师是县委报道组的江鬼生。那个时候，知识分子得到了平反和尊重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。竹亦青应该是回家探亲，江鬼生请他来给温岭的文学青年上课。

1983年，温岭文化馆刊出了一本薄薄的诗歌集（内部刊物）叫《海涂地》，其中有竹亦青的一首题为《云》的诗：

遥远了，那滑过“河里拔”的新河，  
遥远了，那飘出连杵声的大溪，  
你们喃喃地日夜流淌，  
而我曾是你流水里的一滴。  
是灯盏坞下的清风，鼓动起我的羽翼，  
是石夫人顶上的骄阳，沸腾了我的热血，  
怀着追求、憧憬，还有满口的乡音，

我走了，一滴水化作了一朵云。  
……

这是一个游子对家乡的怀念，充满着缱绻和缠绵。但一年后，也就是1984年，竹亦青患病离世。听说临终遗言就是把他的骨灰运回家乡安葬。这些乡贤的经历和著作，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好好记录保存下来，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是一地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。

所写的横峰街道马鞍桥和横峰两个村，我想说两点：一是宗文书院。我家与横峰相近，年少时就知道马鞍桥、走过马鞍桥。马鞍桥是一个很平常的村，临河背山。但温岭中学的前身宗文书院就诞生在这里。如今，当地莘莘学子以考进温岭中学为荣为傲。马鞍桥村里，宗文书院的所有建筑已消失殆尽，不留一点痕迹。但我们不要忘记金煦春、赵佩训、范鼎五、张桂馨、陈泮、金有祥这些人物，正是他们的努力分司其事。宗文书院才得以在清咸丰辛亥年（1851）落成。请不要忘记首任山长（即校长）进士黄潜，更请不要忘记马鞍桥这个地方。

二是金国废的汽船。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，温岭县的陆上交通实在差。公路少，能骑自行车的路就算大路了，汽车更是稀罕。汽船是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，温岭县内的新河、横峰、牧屿、泽国等是水上交通枢纽。横峰村篇里写道：“1925年，横峰街人金国废创办温岭历史上内河客运汽船。”我想，当时他是怎么有胆识和眼光，还有财力，在这么早就干了这么一件前无古人的壮举，但“不久即停”？我之前在一本图书上看到，具体说到线路是太平到路桥，而且是开了一天就停运。我一直想的是，汽船究竟为什么仅开一天就停开了呢？这艘汽船究竟经历了什么故事或者事故呢？在此请教方家。

在泽国镇株松村篇里，说到了“撩粗纸”。我这一代人不仅用过粗纸，也看过撩粗纸。其实在株松村附近的村也有撩粗纸，我路过这些地方，亲眼看见过撩粗纸。撩粗纸的人站在水中的河埠头台阶上，手拿着一根木棍，木棍一端系在一个大大的“气囊”上，拼命地捣、荡，应该是在加工气囊中的原料。

撩粗纸污染非常严重，河水变得非常混浊。撩起来的粗纸，真如文中所说，“可用包头纸和坑边纸”，只是这两个用处尺寸不同，前者大，后者小。所谓的“包头纸”就是商贩用来包裹物品的，譬如干荔枝、干桂圆、饼干都得用粗纸包起来。我在街头还看到那些潮湿的爬行着的沙蟹也用粗纸包，可见粗纸之厚实。所谓的“坑边纸”就是用来擦屁股的，这个比工业砂纸还粗糙的粗纸，不是一般家庭用得起的。

我招工进厂后，一季度发一次“劳保”，其中就有一摞粗纸。每一次发放，职工把粗纸用橡皮管绑在自行车后架上，高兴地往家骑。所谓的“劳保”，就是“劳动保护用品”的简称。现在想想，粗纸是保护哪方面的劳动呢？其实就是一种福利吧。而现在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各种纸巾，柔软、轻巧、光洁，有的还带有花边、纹路甚至图案，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

《塘川曲曲水回环，胜景区在此间》描绘的是新河镇的洞天南村，其中提及了长屿洞天。回想起我第一次去长屿洞天的情景，那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。

那时我还是个少年，母亲在山市工作。当时山市到箬横开通了汽船航班，这可是一件大事。大家从商议到付诸行动，决定乘汽船去参观长屿石矿（那时还没有“长屿洞天”这个名字）。天还没亮，母亲就带着我上了船，包裹装着中午的干粮。汽船似乎偏离了原航线，拐了个弯，停靠在离长屿石矿较近的小河边。我们上岸后，汽船便驶向箬横，下午回程时再来接我们。

在石矿里，我们紧张地探头往下望，矿坑又深又空旷。在矿底，一排打硝（开采岩石）的人正挥舞着长柄锤子，一下一下地砸向插在岩缝里的凿子，声音洪亮，久久回荡，灰尘弥漫。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，长屿开采石料不仅劳动强度大，而且危险，容易发生伤亡事故，还容易患上矽肺病。打硝的人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。

如今，长屿洞天已成为浙江省著名风景区、国家AAAA级景区，再无人采石。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这里已成功从第一产业转型为第三产业。

《温岭百村行》记录的是每个村的共性和公认资料，而我所记录的则是个体的生命经历，也算是一种补充吧。